



## 《教授》·刀鋒直指毒瘤

董鳳鼎

有評論者說，當代有兩個人最有「城市感覺」，一個是王朔，一個是邱華棟。

王朔自然不必多說，至於內地作家邱華棟，假如細心觀察他的寫作軌跡，我們大約可以發現，邱華棟的創作與其說是「城市感覺」，毋寧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寫實——他基本上只寫離他最近的事物：既包括現實中的（譬如都市），也包括心理上的（「中國屏風」大約即為此類）。邱華棟的長篇小說《教授》，將他的「城市戰車」開入校園，不再是婉轉反射現實，小說的主人公也已經不再是從前作品中在都市邊緣茫然奔走的邊緣人、小人物，而是引領時代發展的中堅力量。

此前，邱華棟的作品多為描寫都市前沿的人群和前沿的生活。對於這次「華麗轉身」瞄準教授群體，這是他寫作的一種自然延伸。目的就是想把現代社會「巫師」的生存狀態呈現出來。

《教授》不同於以往從多角度撲朔迷離地反射現實，而是以正面強攻的姿態，直擊高校學術腐敗的這一窪渾水，諷刺更加有力，故事更加新銳，文風也更加犀利。小說中披露了大學校園中的一種種學術醜聞：教師收了課時費在課堂上公開點錢，達標考核中校方修改甚至臆造統計數字、職稱評定時某副教授不惜複印假書偽造論著等。作者不但寫了玫瑰浴、皇帝按摩、代人受孕，還寫了夜總會中的大學生、玻璃鳥巢中的女人等五光十色的新事物。這恰恰是他追求的寫作風格，就是要將一個時代的風俗和信息，大面積地放到小說裡，為以後的人們了解這個時代的生活面貌和習俗提供一個腳註。因了這道引人注目的風景線，他們給我們留下許多只有這個時代才會具有的特徵，只有這個時代才可造就的難忘故事。

《教授》是一部嚴肅思考的小說，書中充滿了對知識分子道德水準令人不敢恭維的嘲諷，從而窺見這個時代知識分子身處其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個側面。

《教授》還塑造了另一個主人公——「我」。「我」是一個人文學者，眼見着趙亮以及像趙亮這樣的一群「叫獸」的生活，「我」似乎刻意要與趙亮等人劃清界限，並對他們聲色犬馬的生活嗤之以鼻，與趙亮形成了反差。

邱華棟的小說與衆不同。別的作家寫的是「故」事，他寫的是「新」事。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就能迅速把我們剛剛看見的生活，眼前發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說裡。當代中國內地社會變化多端，充滿了魔幻和弔詭，真相與虛假、殘酷和喜劇；一杯渾水，澄清需要時間，但邱華棟等不得。也許，他要的就是渾濁和新生，新生的東西未必都好啊，這個好與不好的渾濁和新生，也許更加刺激，更加接近真實。這是邱華棟小說的特點，也是他的小說亮點！

小說用了段剛和他的學生為揭露論文和著述抄襲現象而做出種種努力的兩個事件，來體現道德墮落中人品人格的力量；用了段剛面對肉慾與愛情時奮力掙扎的矛盾心情，來彰顯慾望時代情感的珍貴；用了烏梅這個代入人毅然帶着趙亮和曾莉夫婦的受精卵逃離金錢枷鎖的行為，來鞭笞這個社會的畸形與惡毒；最後，用了玻璃球中完成藝術創作的女行為藝術家，來揭示人與世界的關係，告訴我們面對生活應該如何自處的真諦。同屬教授行列的段剛，堅持真理卻不迂腐，融入社會卻努力保持潔身自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強大的意志與這個時代的種種變異做着頑強的鬥爭，體現了一個人文學者的精神境界。讓我們在看到趙亮這個紅遍神州的著名經濟學家倒台之後的反思中感受到春天的來臨。讓我們感受到我們這個時代還有真情與正義、良知與道德存在。

(《教授》邱華棟著，長江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版)

## 都市的黃昏

梁京

久住上海，是這樣喧囂、吵嚷、繁華的地方。兩個人要說些悄悄話，只能關在屋子裡說，說是不行的，根本找不到站定小憩的地方。除非在肯德基麥當勞或是餐廳咖啡館，藉着吃飯談幾句，詩意是沒有的，吃完了也就說完了，下回有空再約地方見。快餐式的交往。

可是這樣一個鼎沸的都市也有它可人的地方，我愛它的黃昏。或許任何地方的黃昏都是可親的。一天中只有黃昏讓人喜愛，不管身處何地，黃昏都一樣地好，一樣地使人親切。

黃昏的天是美的，那顏色是棉花裡滲了胭脂，自然潤染開的。從樓上往下望，一件白襯衫晾在樹叢間，遠遠望去像一個人，等在那裡，等主人把他領回去。

草叢裡亮着橘黃色的照明燈，像籠着一盆火，從



## 讀阿濃少作

許定銘

請看本叢書的作者群：陶行知、陳鹤雲、胡明樹、宋軍、鄭子瑜、谷柳、盧秋、黎夢曙、加因、俾倫、柳木下、林煥平……都是現代的名家，相當不錯。阿濃十四歲時發表的本文，應該說收入其單行本中，在研究者來說，會不會是一些漏網的材料呢？另有一點是冒起作家的小作：在《失學以後》（一九四八）中，我讀到朱溥生的《悼余松烈先生》。朱溥生是阿濃的本名，他紀念初一國文老師余先生的這篇短文，對導引他踏上文學之路的師長充滿敬意，寫得情切而沉痛，相當不錯。阿濃十四歲時發表的本文，應該說收入其單行本中。我總覺得：要全面探討一位作家，其小作最能反映成長路線，是很重要的脈絡。

邱華棟的《悼余松烈先生》。朱溥生是阿濃的本名，他紀念初一國文老師余先生的這篇短文，對導引他踏上文學之路的師長充滿敬意，寫得情切而沉痛，相當不錯。阿濃十四歲時發表的本文，應該說收入其單行本中。我總覺得：要全面探討一位作家，其小作最能反映成長路線，是很重要的脈絡。

請看本叢書的作者群：陶行知、陳鹤雲、胡明樹、宋軍、鄭子瑜、谷柳、盧秋、黎夢曙、加因、俾倫、柳木下、林煥平……都是現代的名家，相當不錯。阿濃十四歲時發表的本文，應該說收入其單行本中，在研究者來說，會不會是一些漏網的材料呢？另有一點是冒起作家的小作：在《失學以後》（一九四八）中，我讀到朱溥生的《悼余松烈先生》。朱溥生是阿濃的本名，他紀念初一國文老師余先生的這篇短文，對導引他踏上文學之路的師長充滿敬意，寫得情切而沉痛，相當不錯。阿濃十四歲時發表的本文，應該說收入其單行本中。我總覺得：要全面探討一位作家，其小作最能反映成長路線，是很重要的脈絡。

請看本叢書的作者群：陶行知、陳鹤雲、胡明樹、宋軍、鄭子瑜、谷柳、盧秋、黎夢曙、加因、俾倫、柳木下、林煥平……都是現代的名家，相當不錯。阿濃十四歲時發表的本文，應該說收入其單行本中，在研究者來說，會不會是一些漏網的材料呢？另有一點是冒起作家的小作：在《失學以後》（一九四八）中，我讀到朱溥生的《悼余松烈先生》。朱溥生是阿濃的本名，他紀念初一國文老師余先生的這篇短文，對導引他踏上文學之路的師長充滿敬意，寫得情切而沉痛，相當不錯。阿濃十四歲時發表的本文，應該說收入其單行本中。我總覺得：要全面探討一位作家，其小作最